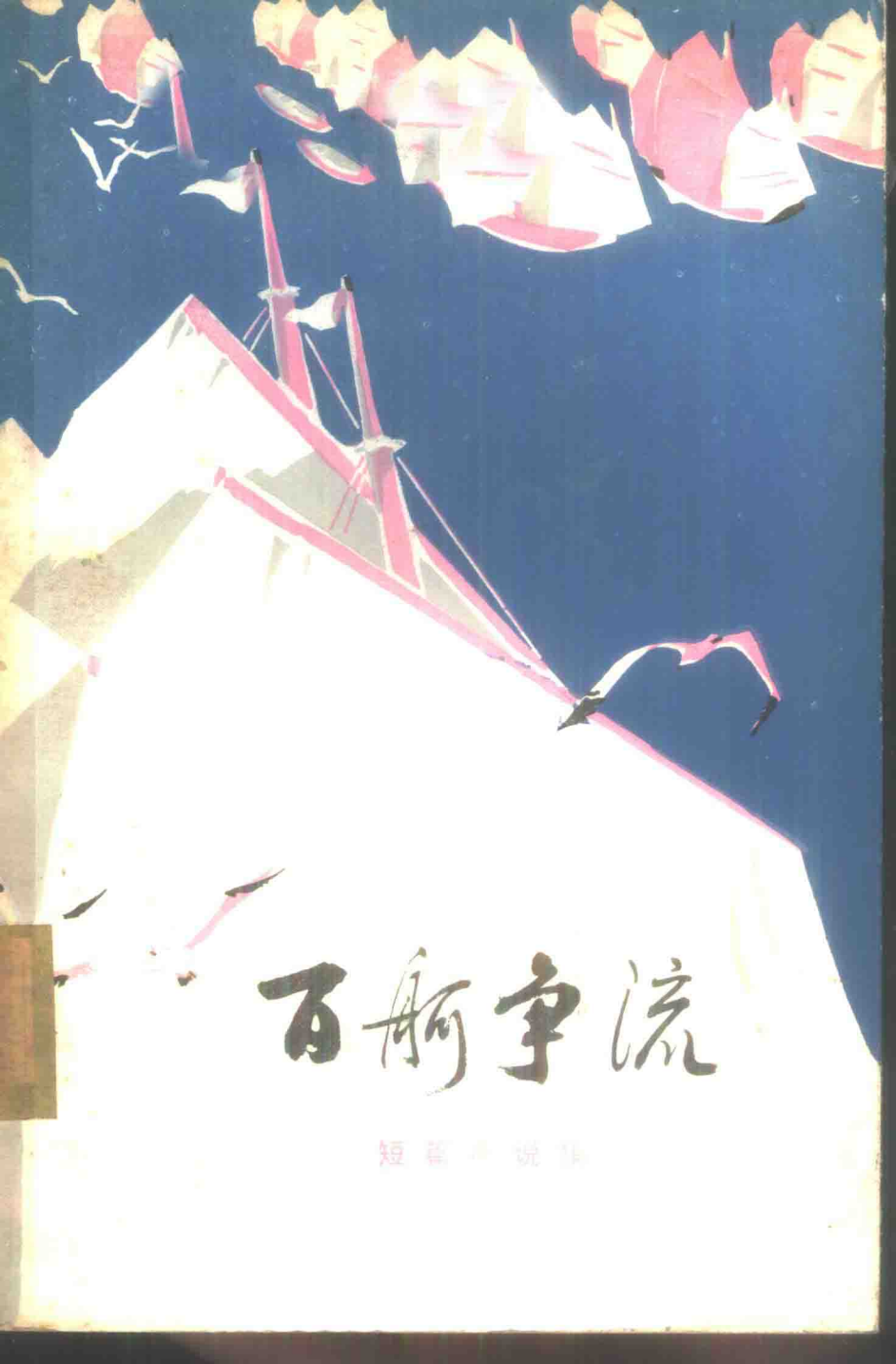




百舸争流

短篇小说

百舸争流

短篇小说集

广东省文艺创作室 合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广东人民出版社

插图：伍启中 张绍城 梅建业 周 波 詹忠效

百 舸 争 流

广东省文艺创作室 合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75印张 7插页 213,000字

1973年2月第1版 197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0册

书号10111·1052 定价0.74元

内 容 提 要

这本集子，收入短篇小说十五篇。大部分是近年来我省工农兵业余作者的新作。少数作品曾在刊物上发表，在收入集子时，经作者作了修改。

这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赞美不断茁壮成长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反映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沸腾图景以及各条战线的大好形势，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幅色彩绚丽的斗争生活画卷。它们都是紧密地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的。

这个集子的作者大都身在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他们的作品文笔质朴，具有较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

目 录

横空出世	李彦雄 (1)
任重道远	廖致楷 (40)
木棉花开	饶树新 (69)
打前站的人	张健人 (92)
百舸争流	珠海县万山大队创作组 (116)
扛犁耙的人	甘昭文 (147)
阿芬	庞太熙 (167)
春雷	陈运震 (178)
激浪飞舟	程贤章 (205)
山茶	姚瑞英 (225)
阿方师傅	路 薇 (246)
学校来的小辅导员	黄庆云 (264)
前村“伏击战”	莫少云 (284)
咱们小周	梁淇湘 梁锦豪 (300)
新风联队	梁延超 (321)

横 空 出 世

李 彦 雄

一

如同威武雄壮的乐章奏响了声势赫赫的序曲，一九六六年夏天的中国大地啊，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政治大搏斗，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眼前了……

批判《海瑞罢官》一类黑作品的战斗檄文，大篇大篇地刊登在每天的报刊上，在人们手中被争相传阅；声讨“三家村”的怒吼，通过每天的红色电波在人们的耳鼓、心房里轰鸣。车间、田头、连队、机关、学校，以至街头巷尾，到处可以看到人们在激愤地议论着，热烈地争辩着；到处可以听到人们庄严的、撼动心弦的声音：

“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坚决粉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

晚上，在一所中学的礼堂中，坐满了全校的师生员工。高高悬挂着的几盏古式宫灯，积满了灰尘，发出昏黄的光线。何炳之校长站在台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正讲得兴致勃勃，手舞足蹈。

高三（乙）班的团支部书记肖晓萌坐在台下，只见她眉心打结，嘴唇紧闭。听着听着，她突然“啪”的一声，把搁在膝盖上的硬面大笔记本用力合上，霍地站起身来，怒冲冲地走出礼堂。坐在她身边的同学陈淑英和关志强愣了一下，也跟了出去。

肖晓萌这个突然的举动，使会场出现一阵骚动。何炳之显然有些狼狈，脸色顿时变得阴沉起来，他狠狠地盯着肖晓萌的背影，凝思了片刻，才敲敲桌面，不失风度地说：

“吵啥，有啥好吵的？一点干扰而已。都给我静下来！”

声音虽然不是十分暴躁，但也听得出有几分怒意了。

礼堂外，月色朦胧，凉风习习。肖晓萌摸了摸有些发烫的脸颊，深深地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心里还是愤懑得难受。

“你太激动了。”陈淑英跟上来，挨近她身边，轻声说。

“激动？”肖晓萌停下脚步，涨红着脸说，“我不是激动，我是气愤呀！一个多月来，全国都在战斗，可是我们学校呢，一直按兵不动。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战，表决心，他怎么样呢？左一个借口，右一个理由，迟迟不动，拖到今天才开了这么一个动员会。这叫什么动员会？简直是挂羊头，卖

狗肉！你说他动员了什么？空空洞洞，言之无物，几句带过去就舌头一转，大谈起毕业考试的问题。什么加紧复习就是政治热情的表现啦，什么争取考试水平超纪录就是批判‘三家村’的最大行动啦……这是什么论调？简直荒谬透顶！”

“是啊，他对这场运动一点也不重视。”陈淑英点点头，附和着说。

“岂止不重视，简直是在泼冷水！”关志强粗声粗气地接上来说。

肖晓萌默默地走了几步，突然问：“你们还记得陈老师那件事吗？”

“我姐姐的事，怎么会不记得！”陈淑英奇怪地望着她。
“你怎么问起这个来啦？”

“对！就这么办！”肖晓萌沉思了一下，精神陡然振奋起来。“他泼冷水，我们点火！象陈老师那样，出大字报！”

“点火？出大字报？”陈淑英和关志强惊讶地叫出声来。

“怎么样，怕吗？”肖晓萌目光炯炯地望着两位战友。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关志强几乎是喊将起来。

“你呢，淑英？”

陈淑英眉头紧皱，庄重地想了想，点了点头。

“好！”黑暗中，肖晓萌紧紧握着女友的手，她那双晶莹的眼睛，象宝石一样在熠熠闪光，仿佛因为自己大胆的想法得到战友的支持而感到激动、兴奋；又仿佛在追溯着不平常的往事……

二

这已经是去年的事了，在校长室里，发生过这样一场轩然大波——

事情是陈淑华老师引起的。

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来校的时间不长，已经同何校长发生多次针锋相对的冲突了。

长期以来，何校长的口号是：“让高材生插翅高飞！”他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把学生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少数的“尖子”。这些尖子，他另眼相待，给予可以不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义务劳动的权利，指定老师特别辅导，为他们选定深造的科目。第二类是中等的。这一类，他的态度是无所谓。第三类则是“不堪造就”的学生了。对这些学生，他可就是处处冷眼相看，百般挑剔，动不动就“开除”和“劝退”。陈淑华一来，就对何校长的这些做法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她认为，这种培养人的做法根本错误。而且“第三类”的学生，其中有不少是工农子弟，这样排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可是何校长每次都带着几分轻蔑的冷笑说：

“同志，教育是怎么回事，你还是先去研究研究再说吧！”

正如氢气和氧气难以共存在同一容器一样，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发生剧烈的爆炸。陈淑华和何炳之的矛盾，终于因为一个工农出身的学生被“劝退”而白热化了。

教这位学生的老师姓郭，已经秃顶了，在旧社会就是一

个吃香喝辣的“名牌”教师了。他一直得到何校长的重用，他的话简直就是法律。他说这个学生的成绩太差了，头脑太笨了，就是留级一年，要升级也是困难的，不如干脆劝他退学算了。何校长立即点头批准。这一下，陈淑华再也按捺不住满腔的怒火，她理直气壮地贴了一张大字报，严肃地提出了学校在教育路线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尖锐地批评了何炳之。在这所全省有名的“宝塔”中学里，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下子，何炳之暴跳如雷，不但命令撕毁大字报，还以攻击领导、破坏教学质量、捣乱教学秩序的罪名，给了她一个记过处分。

就在这时，一个勇敢的女学生怒不可遏地站出来了，她要为好友陈淑英一起，去找何校长评理。可是温和、文静的陈淑英却含着眼泪，说：

“晓萌，我也十分生气、难受，可我不能去，她是我的姐姐，人家会说……”

“不！你错了！”肖晓萌叫了起来，“这根本不是你姐姐个人的问题！”

她把头一昂，独个儿向校长办公室走去。

“你要干什么？”在走廊里，她的哥哥肖铁民，一个全校闻名的数学“尖子”，气喘吁吁地追上来，拦住她：“你疯了吗？”

“什么？我疯了？”她眼睛一瞪，狠狠地盯着哥哥。“你给我靠边站开点！”她把他往旁边一拨，大步前去。

学校办公室的门“砰”的一声被打开，肖晓萌满面怒容，

出现在门口。

里面，一个市教育局来的人正和几个学校领导人、主要教师在开会，他们都被这个不速之客吓了一跳。

肖晓萌站了一会，走进去，开门见山地说：

“何校长，我认为你劝退那位同学和对陈老师处理是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

何炳之气昏了。他万万想不到，他控制了多年的学校，竟有这么一个胆大包天的女学生，当着他的老上级，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劈头轰来一炮。办公室里的人也吃惊地面面相觑……

这场轩然大波的结果是：肖晓萌招来了一顿严厉的斥责；陈老师添上一条“煽动学生闹事”的“罪行”，以“不适宜在学校当教师”为理由，被调到工厂去了。

临走前，陈老师紧握着晓萌的手，眼里闪着愤怒的光芒，说：

“晓萌，别难过，这一切，党中央、毛主席都会知道的。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再见吧！”

肖晓萌望着陈老师坚毅的神情，含着悲愤的热泪，坚定地地点了点头。

事情过去差不多一年了，现在，在同一间校长室里，又一场面对面的交锋激烈地展开了。

肖晓萌一进去，就意识到这一点。

只见何炳之校长坐在桌前，肌肉松弛的脸上神色严峻。虽然他悠然地吸着香烟，样子似乎很平静，但从他那双有点

浮肿的眼里，却不难看出，他的心情是焦躁不安的。

“是你找我吗？”肖晓萌问。

“是的，你坐！”何校长指了指一张沙发说，“找你来，是想跟你谈一个问题。”他站起身来，又点燃了一根香烟，背剪着手，缓缓地踱着方步。忽然，他陡地停住，转过身来，鹰隼一样的眼睛尖利地盯着肖晓萌。

“听说你准备写大字报，批判我，是不是？”

“是的！”肖晓萌一点也不回避他的目光。

何炳之觉得自己受不了她那种无畏的并且带着挑战性的目光。他掉转头，又缓缓地踱着步，慢条斯理地说：

“看来，你对我成见很大。也可能，对你们的请战，我是拖拉了些。唉，我这个人哪，在学校呆了十多年，是有点‘油条’起来了，工作上也总会出点差错，这些，是应该批评一下的呀！”他显出一副沉痛自责的神态，停了停，又说：“可是我老想不明白，为什么你不可以好好地向我提出，而非要采用这种手段不可呢？”

肖晓萌辛辣地反问：“为什么你害怕我们采取大字报这种手段呢？”

何炳之不自然地“嘿嘿”笑了笑，仍然矜持地说：“因为我不是‘三家村’那一伙人嘛。”

“但却是修正主义教育黑线的狂热执行者！”肖晓萌斩钉截铁地说。

“什么？”何炳之象被人兜胸打了一拳，面色倏地变白了。

“过火了，过火了。”他好不容易才恢复过来，连连摇摇

头说：“我承认可能我的思想觉悟不够高，中了一些毒，可你这样说，未免太言过其实，耸人听闻了吧？”

肖晓萌一点也不退让：“你也未免太轻描淡写了吧？这些年来，你都干了些什么？你干的许多事情跟毛主席的教导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耸人听闻？事实难道不就是这样耸人听闻吗！”

她情不自禁激动起来，愤慨万分：

“在我们的学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那樣的专横跋扈，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是那樣的盘根错节；工农子弟遭到歧视和排斥，教育革命的积极力量遭到打击和扼杀。在这一切中，你究竟充当了什么脚色？你扪心想想吧！把我们学生引上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劳动人民……不？不要打断我的话，我知道，你是不会同意这种说法的，对这一点，我会举出一筐筐的事实，假如你愿意听的话，我们有的是时间。何炳之校长！解放十七年了，试问当今社会，是谁家天下？——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可是我们的学校又是谁家天下？难道它这样能够为无产阶级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吗？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学校不为无产阶级服务，这难道不是耸人听闻的咄咄怪事吗！想一想苏联变修的惨痛教训吧！难道我们还能够心平气静，忍耐下去吗？你说不明白我们为什么非断然采取这样的手段不可，请问：这些年来，我们不少教师、学生进行的反抗、斗争还少吗？结果又怎么样呢？你是清楚的，陈淑华老师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吗！……别插嘴，让我把话说完。事实就是这样教会了我们，使我们清楚

地看到，不来一场烈火狂飙式的革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跟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作战！何校长，假如你问心无愧，不过是这条黑线的中毒者，那你又何必害怕和阻挠我们起来革命呢？在群众运动中把自己的思想灵魂来一番大清洗，难道不是大好事吗！”

肖晓萌越说越激动，越说声音越高。她的话一气呵成，象连珠炮般的向何炳之轰过去，轰得何炳之连气都喘不过来，实在难于招架。他开始有点沉不住气了，一个劲地吸烟，显然是在竭力地克制自己的情绪，考虑着反扑的对策。

屋里，出现了一种犹如战场上激战间隙中令人不安的沉寂。

肖晓萌双眉紧锁，目光一直跟踪着低头踱步、沉吟不语的何炳之。等了半天，仍然没有回答，她咬了咬下嘴唇，走到窗口前，把目光移向外边。她看到：楼下，关志强、陈淑英还有好几个同学和老师聚在一起，在议论着什么，不时扭头望望校长室，显然，他们是在关心着这里的斗争。当肖晓萌出现在窗口前，他们的目光全都向她投了过来，有的还向她默默地点了点头。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的神色是那么严肃、庄重，那里面，饱含着千言万语，是无声的支持和鼓励啊！肖晓萌顿时觉得力量倍增，信心坚定，于是微微一笑，向他们点了点头。

何炳之凑了过来，望了一下窗外，脸上的肌肉微微抽动了一下，“蓬”的一声拉下窗帘，挡住了肖晓萌的视线。

肖晓萌深沉地盯着何炳之，一声不响，又拉开窗帘。

何炳之欲言又止，踱到沙发前坐了下来，慢声慢气地说：“看来，你很坚持你的看法，这个，我们有时间再慢慢谈吧。目前运动的目标是‘三家村’，我担心你这样搞，会不大妥当。”

“错了吗？”肖晓萌冷笑一声。“那么，我倒想问一问，我们和‘三家村’的斗争，是一场什么样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又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它包不包括教育领域的阶级斗争？”

何炳之支吾了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

肖晓萌平静而有力地说：“大概不是你在动员会上说的什么学术问题吧？”

何炳之说：“这是上头一些指示所体现的精神。”

“不，”肖晓萌有力地吐出一个字。“你那是个什么‘上头’，我不知道；反正，这种说法根本违反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中央报刊的文章是怎么说的，你应该知道！”

何炳之理屈词穷，老羞成怒：“肖晓萌！我提醒你：不要忘记去年的教训！”

肖晓萌理直气壮，怒火顿起：“何校长！我也提醒你：不要忘记今年是一九六六年！”

何炳之浑身一震，掩饰地抽了几口烟，把口气缓和下来：“肖晓萌同志，你看问题太简单了。你想过没有，要是大字报一出，会出现一种什么局面？可以肯定，是乱！十分糟糕的乱！随之而来的一定会有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浑水摸鱼，趁机捣乱，破坏党的领导。你要知道，我是党派来领导

这间学校的，你这么一来，将会造成什么影响？这对党的领导有好处吗？”他加重语气，一连用了几个“党的领导”，他觉得，这是一种强有力的论据，这个女学生一定会哑口无言了。

肖晓萌忽然大步走到书橱前，从里面抽出一本书。这本书簇新簇新的，可以肯定，书的主人是从没碰过它一下的。

“何校长，你还是看看这本书再说吧！”

何炳之莫名其妙地盯着她递到眼前的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肖晓萌冷笑地“哼”了一声，说：“‘十分糟糕的乱’？这种论调，四十多年前，陈独秀就是这样污蔑群众运动的。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就清楚地说是‘好得很’！”她把书放下，严肃地说：“你站在这种立场，根本不会明白：我们党的领导，正是在群众斗争的大风浪中，在同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中，不断巩固，不断坚强的！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从来就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何炳之目瞪口呆，这个女学生真不好对付呀！他把烟头往烟缸里狠狠一按，站起身来，面色阴沉地说：“我了解你们年轻人，读了一点书，就自以为了不起，夸夸其谈。其实，你们还幼稚得很！遇事看问题容易偏激、片面。这一点，我可以原谅，但我也希望你不要任着性子，意气用事，有些事情的严重性，你们还不晓得，如果一意孤行，难免要铸成大错！”

肖晓萌坦然一笑，说：“事情的严重性，我们十分清楚。我们知道，我们要进行的是一场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革命。

不错，我们还很幼稚，这有什么？‘从战争学习战争’嘛！意气用事吗？对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请不要忘记，自古以来，敢于闹革命的，大多是一些被某些世故者目为‘幼稚’的青年人。一百多年前，两位年轻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写下了划时代的辉煌巨著《共产党宣言》，向旧世界宣战！我们的毛主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时候，也只不过是二十来岁……”她越说越兴奋，美丽的眼睛闪出激情的光芒。她的话，仿佛是石丛中的喷泉，不可遏止地从心底飞溅出来。

“太狂妄了！”何炳之狞笑起来。“以导师、领袖自比，你不觉得过于狂妄了吗？”

“什么？”肖晓萌愤怒地叫起来：“你这是什么逻辑？简直荒谬透顶！”

“住嘴！”何炳之终于沉不住气了，紧绷着脸，神色有多冷酷就多冷酷。“年轻人，不要这么盛气凌人。你应该明白，你是在跟谁说话！”

“你是校长，我是学生，就应该伏伏帖帖，是不是？”

“这个嘛，随你怎么理解都没关系。”何炳之到底是个老练的人，刚才还是乌云密布，忽然又晴朗无云。他重新坐下来，点燃一根香烟，慢悠悠地说：“刚才，也许我太激动了，但我可以坦率地说，作为一个校长，我对每一个学生，都倾注了很大的爱护之情，比如你哥哥……”

“对的，我十分明白你对我哥哥的‘爱护’！”

何炳之好象没有听到肖晓萌讥讽的话似的，继续说：“又